

艾略特的《荒原》

——现代主义文学特色的集中体现

史小妹¹, 王惠玲²

(1. 西安理工大学 外语教学部, 陕西 西安 710048; 2. 西北大学 外国语学院, 陕西 西安 710069)

摘要:从象征形象创作、时空顺序的错位与跳跃、意识流等三个方面解读了艾略特的长诗《荒原》的主题和艺术手法,分析了《荒原》新异、独特的现代主义表现手法,丰富的象征意蕴和完整的意象体系。

关键词:《荒原》;现代主义;象征主义;意识流;时空顺序

中图分类号:I106.2 **文献标识码:**A **文章编号:**1000-2731(2002)03-0139-04

现代主义是起始于19世纪中晚期,与当时西方文学与美学主导传统唱反调的一种文艺创作方式,是各种反传统文学流派的总称。其基本特征是一个“反”字——以非理性主义反对理性主义;以现代主义反对现实主义;以相对论的时空观反对绝对论的时空观;以荒诞反逻辑;以超验反实证。现代主义在艺术上广泛采用象征、寓言、蒙太奇、梦幻、意识流等技巧,运用多层次、多线条、多视角的表现手法。其基本主题是关于整个人类文明的危机意识,即世界的荒诞性、人的精神异化、寻找自我。基本美学原则是表现人的主体性。它推崇意大利美学家卡罗齐(Carracci)“直觉即表现”、“艺术即直觉”[1]的观点,即人物形象的超典型性和时空结构的多维性。现代主义的意义在于它的危机意识,它不再像传统文学那样着重揭示人的物质生活的悲惨,而着重揭示人的精神异化,揭示“日常生活”的悲剧性[1]。它有意违背生活的现实真实,将现实生活原有形式打碎了重新加以自由组合,使艺术突破了生活表面真实的束缚,跃进到一个更为广阔的艺术表现空间,从有限走向无限。

现代主义最杰出的代表人物艾略特(T. S. Eliot)于1922年发表的长诗《荒原》被认为是现代派诗歌的里程碑。它以新异而独特的表现手法,丰富的象征意蕴和完整的意象体系引导人们去思考和探

索人类精神文化史的“荒原”问题,以及对荒原的拯救意识。此诗全长433行,共分5章,涉及英语、法语、拉丁语、古希腊语、德语和梵文等外种语言,大量引用或借用了欧洲神话和文学中的情节、典故和名句,以鲜明的形象进行象征暗示和联想,并运用了时空顺序的错位与跳跃、意识流等写作手法,充分体现了现代主义文学的特色。本文拟从三个方面对《荒原》的现代主义特色进行分析。

一、《荒原》的象征主义特色

象征主义是现代主义文学运动最早、影响最大的流派之一。它反对浪漫主义的空洞抒情,强调思想的知觉化和视觉的形象化,主张通过各种比喻的形象表达内心的感受或寓意,以暗示、隐指的手法传达象征寓意。因此,它有意保持象征形象的暗示性,乃至难解性。正如艾略特曾在多篇文论中提到的,表现当代文明的诗歌应该是难以理解的,因为现代文化具有极大的多样性和复杂性,而这种多样性和复杂性作用于精微的感知力,必然引起多样而复杂的反应。在这种情况下,为了使诗歌语言能表达诗人的意念,“诗人必须变得愈加广博,愈加隐晦,愈加委婉”[2]。

《荒原》是这些象征主义特色的典范体现。从题目、引子到5个章节,全诗有一半以上的篇幅与典故

收稿日期:

作者简介:史小妹(1962-),女,陕西兴平人,西安理工大学外语教学部讲师;王惠玲(1953-),女,陕西礼泉人,西北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,教授,主要从事基础英语教学与研究。

有关,用典近百处,上下跨度几千年,从远古洪荒直到当代,地域从西欧延展到印度。典故有的源自脍炙人口的莎士比亚(Shakespeare)剧作、但丁(Dante)的《神曲》等,有的源自英、美读者有所耳闻的斯宾塞(Spenser)《婚前典》、波德莱尔(Baudelaire)《恶之花》等,还有一些源自英语读者很少耳闻的佛经《火诫》、维斯顿(Weston)《从仪式到传奇》等,甚至还有一些源自不太有名的作品或新闻报道、民谣等。艾略特这位高明的象征形象的创造者,如同造“谜”一般,创造了无数令人深思的象征形象,使《荒原》寓意深刻、发人深省。由于篇幅所限,这里我们仅从《荒原》中水的象征意象的应用,领略艾略特诗歌中的象征主义特色。从《荒原》的总体结构看,“水”的意象贯穿全诗始终。水既是生命的象征,又是情欲的象征,死亡的起因,在全诗中起着一个主线的作用。诗人从题目便开始引出、推进、深化水的象征意象,第一章揭示了作品的基本主题,通过使用水的原型体和水的变形体向读者呈现出一个衰败、死寂的现代荒原。第二、三、四章对主题进一步引申和发展。第五章再现、深化作品主题,使全诗达到高潮。

第一章《死者葬仪》开篇就讲“四月是最残忍的一个月,紫丁香迟钝的根芽在春雨中难以催生”[3]。春雨虽搅动了人们生前的“回忆和欲望”,却无法使他们复活、再生,反而使他们更像那虽生犹死的“西比尔”,痛苦不堪;“夏天,出人意外地来到斯坦卜基西,并下了一场阵雨”,但荒原上依旧“没有流水的声音”,只有“一堆破烂的偶像,承受着太阳的鞭打,枯死的树没有遮荫。”这暗示着“荒原人”没有生育,没有信仰,生不如死。轻快的风儿送来“风信子花少女”的话,“一年前你先给我的是风信子;他们叫我做风信子女郎,——可是等我们回来,晚了,从风信子的园里来,你的臂膊饱满,你的头发湿漉。”[3]独白者双手捧满鲜花,满头露水,带着无限的希望站在他爱的姑娘面前,可那曾经纯洁可爱的姑娘却已堕落成放荡女子,站在那里“说不出话,眼睛看不见,不死不活,什么都不知道”,这时出现“荒凉而空虚是那大海”。这一意象出自华格纳(Richard Wagner)歌剧《特利斯坦与绮索尔德》。二人喝了迷魂汤后,特利斯坦背信弃义,热恋叔叔马克王的新娘绮索尔德,被马克王遣返回家,特利斯坦恋心难泯,期盼绮索尔德的追随,可得到的答案是“荒凉而空虚的那大海”。作者以此象征20世纪的欧洲人像喝了迷魂汤一样,堕落在没有道德的情欲之海中。接着出现了赫胥黎(Aldous Huxley)小说《铬黄》中的欧罗巴最有智慧的女

人——“患了重感冒”的“女相士马丹梭梭屈里士”。她用“一副恶毒的纸牌”警告前来卜卦的主人公,当心别像作者法语诗《在饭店内》中描绘的“腓尼基水手”那样,淹死在水里。作者以象征生命的生育神和摧毁生命的水的意象结合,暗示“荒原人”命运不测。紧接着出现了“并无实体的伦敦桥”上“冬日破晓的黄雾”和“捣坏尸体花床”的“严霜”。作者以“雾”和“霜”这两个水的变体象征笼罩着伦敦的死神,它出人意料地毁了“许多人”。

第二章《对弈》的题目出自弥德尔敦(Middleton)《女人谨防女人》中男女在“对弈”掩护下偷情的情节。全章涉及莎士比亚《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》中的克莉奥佩特拉,维吉尔(Virgil)《伊尼德》中的迦太基女王狄多,弥尔敦(Milton)《失乐园》中的夏娃,奥维德(Ovid)《变形记》中的翡翠眉拉等人物。她们虽命运各异,但或淫乱、或遭弃、或失贞、或遭强暴残杀,殊人同命。最后一节是两位下层妇女之间粗俗不堪的对话。结尾处,引用了莎士比亚《哈姆雷特》中奥菲利亚告别时的一段台词:“晚安,女士们,晚安,可爱的姑娘们,晚安,晚安。”[3]这些人谈论的是有欲无爱的现代生活,他们的告别之声本无意义,但有了奥菲利亚投水自尽时的告别之声的历史回响,它就有了一种引申意义。诗人通过水的象征意象和典故相交融,规劝人们清心寡欲,脱离“情欲的大海”,告别这个肮脏的世界,复兴西方的现代文明。

第三章《火诫》的开端,泰晤士河已经失去了往日斯宾塞《新婚曲》中所讴歌的迷人风光,“河上树木搭成的篷帐已破坏。树叶沉落到潮湿的岸边去了,仙女们已经走了。”[3]面对衰败的景象,主人公坐在“莱芒湖畔饮泣”,听到的是“身后的冷风里我听见白骨碰白骨的声音”[3]。看到“老鼠拖着粘湿的肚皮轻轻穿过草地”;“月亮把嫖客送到娼妓博尔特太太那里”;“美丽堕落的伦敦打字员和长疙瘩的下流青年若无其事地通奸”[3]。作者从水的象征入手,反讽现代人的情欲泛滥。告诫人们结束那种苟且淫乱的生活,重建废墟上的欧洲。

第四章《水里的死亡》中“腓尼基人”又一次出现。因情欲而被淹死的他是从生到死、死而复生这样一种生死转换的化身。他死后“深海的浪涛在悄声剔净他的骨。在他浮上又沉下时,他经历了老年和青年的阶段,进入旋涡”[3]。腓尼基水手经过圣水净化身躯后复活了。这里虔诚的天主教徒艾略特再次以圣水象征宗教信仰,暗示西方精神文明因现代人的

世俗化而濒临枯竭,就像一片荒原需要圣水降临滋润复苏。

第五章《雷霆的话》进一步阐明荒原之所以荒芜,是因为没有水。此章开头就说:“火把把流汗的面庞照得通红,……这里没有水只有岩石,……若还有水我们就会停下来喝了”[3]。可是,“死了的山满口都是齟齿吐不出一滴水,……只有枯干的雷没有雨,只有绛红阴沉的脸在冷笑咆哮”[3]。在此,诗人表达了对水的思慕与渴求,暗示现代人空虚的灵魂需要“水”的滋润,使全诗的主题达到高潮。

二、《荒原》中时空顺序的错位与跳跃

现代主义认为传统的叙事技巧及时空观念用来描写外在现实尚可,若用来描述主观意识和内在现实,就不足以表达出现代人的纷繁复杂的精神世界。因此,现代主义混合了理性和无理性、理智和感情、主观和客观等因素,破坏了有条理的思想,颠覆了语言体系,使个体人物的描写与故事情节解体。人物不再是生动丰满、个性一致的血肉之躯,而是在不同场合表现为迥异人格的复合体。情节和意思的表达不再由叙述或对话实现,而是由对其他文本,尤其是神话的提及和暗示来完成。现代主义作家置外部世界的程序于不顾,按照主人公的心理流程,采用时空顺序的错位与跳跃变幻,使场景实虚交替、忽真忽幻,给读者留下足够的想象和联想空间。

《荒原》打破了传统时空障碍,运用时空顺序错位与跳跃的技巧,结合神话传说中的意象,毫无预示地从一个场景移到另一个场景。从现代回到古代,又重新回到现代。一会儿在伦敦桥,一会儿在但丁《神曲》中的地狱入口;一会儿是古代泰晤士河水轻轻流淌,伊丽莎白女王的船只在优美的风光中顺流而下,一会儿是今日严重污染的水面以及岸上拖着潮湿肚皮的老鼠;通过两性人帖瑞西士之目,读者看到的是从古希腊时期到现在所有的两性关系紊乱的现象:俄狄甫斯在无知的情形下杀父娶母,犯下了乱伦之罪;特利斯坦和绮索尔德由于爱的迷药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;克莉奥佩特拉和狄多陷人情网而不能自拔,终于身死国亡;在欲海中沉浮的弗莱巴思;百无聊赖地等着那一下敲门声音的夫妻;打了五次胎的莉儿;泰晤士河上寻欢作乐的现代仙女。描述了一个按传统的价值尺度、理性原则无法理解的世界,是一个丧失了秩序,丧失了信念的荒原世界。

时空的跳跃加上繁多的典故,使《荒原》让人感到凌乱、模糊。过去、现在、未来被作者化为具体的意

象系列,消解了其具体的时间观念,而成为一种共时性的存在。《荒原》一反现实主义和谐、有序的结构,以“分解—综合—再创造”的写作途径,运用象征主义的象征网与通感原则等表现手法写就。诗中这样描述:泰晤士河水,载着它的污秽的飘浮物及其历史的记忆在城内流过;屹立在岸边的诗人仿佛哈姆雷特一样在观察和沉思,迦太基在火中被夷为平地的历史又浮现在它的脑际,他用抒情的诗笔,以水的乐声为被淹死的腓尼基水手弗莱巴斯作挽歌。之后传来雷的神秘声音,出现表示世界与灵魂荒原的枯朽和死亡的各种可怕形象,同时又闪现出祈求雨水和永恒安定的希望。这些相互之间似不关联的内容,正是西方现代人思维特点的反映:“上帝死了”(尼采),宇宙没了中心,生活失去了意义,世界变为混乱、脱节、支离破碎、没有水只有砂石的“荒原”。

三、《荒原》中意识流的写作手法

意识流小说是在现代哲学特别是在现代心理学的基础上,受到美国哲学家威廉·詹姆斯(William James)、法国哲学家柏格森(Bergson)和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(Freud)的相关理论影响而形成的。意识流小说打破了传统小说的单一的、按故事情节发生的先后秩序直线发展的叙事结构,通过人的意识活动,通过联想来组织故事。小说中情节的安排、故事的衔接一般不受时间、空间或逻辑、因果关系的制约。艾略特将意识流的艺术手法和技巧引进了诗歌创作。《荒原》便是他运用意识流技巧创作的成功作品。他用意识流手法表现心理活动的流动性,展现人物心灵深处难以把握的非理性化思维活动。诗中许许多多似乎难以联系的片段,以类似于电影“蒙太奇”的手法相互衔接。为了真实地反映人物意识与潜意识相互交错的心理活动,艾略特用支离破碎的语言代替了规范流畅的语言,用凌乱的层次结构代替传统诗歌的连贯性,迫使读者去寻找或虚构分离成分之间的联系。这段诗中两位妇女的对话中出现了许多俚语和破句:

“... Now Albert's coming back, make yourself a bit smart. He'll want to know what you done with that money he gave you/To get yourself some teeth. He did, I was there./You have them all out, Lil, and get a nice set,/He said, I swear, I can't bear to look at you./He's been in the army four years, he wants a good time./and if you don't give it him, there's others will, I said./Oh is

there, she said. Something o'that, I said. /then I'll know who to thank, she said, and give me straight look...

意识流手法的运用营造出一种气氛,使得有意识、有意图的话语交流远不及压抑在无意识中的内容重要、丰富、真实。第五章《雷霆的话》中有许多诗节中没有使用一个标点,或通篇只用了很少的标点,以模拟独白者内心意识愈来愈快的悸动。有些诗句实际上并不成句,不能表达一个完整、清晰的概念,只是独白者心中的闪念,如:

"...If there were water/And no rock/ If there were rock /And also water/And water/A spring/ A pool among the rock/ If there were the sound of water only/ Not the cicada/ And dry grass singing/ But sound of water over a rock/Where the hermit-thrush sings in the pine tress/Drip drop drip drop drop drop/But there is no water..."

这些间断的形象代表了人们在思绪万千时涌上心头的纷繁意念。意识流手法正是表现人物这种潜意识流动的最佳途径。其实《荒原》整首诗就是一个绵延的内心独白。独白者的身份随着时空、场景的变化频频更换。他时而作为一个冷眼旁观者,时而追寻圣徒们的足迹,跋涉在“没有水只有岩石”的荒漠中,时而又成了希腊神话中盲人先知提瑞西阿斯一样的人物,能超越时空的限制,虽非全能,却是全知。他敏感、孤独,是一位失望地观察着当代社会的内心苦闷

者。他显然受过良好的教育,熟知西方文化传统及文艺作品,相信宗教的力量,并有着强烈的历史感和道德感。对历史的深刻了解更加深了他对现实的危机意识,他在不停求索,企盼找回失落的价值,以拯救迷失的灵魂。诗人在创作这部诗作时,坚持意识流创作的模糊性、矛盾性和对话性,既反映了古代秩序,又反映了现代人的无秩序,呈现当代历史总的绝望和无政府状态。

通过上面的分析,不难看出艾略特的《荒原》不愧是现代主义的里程碑作品。它综合体现了现代主义的特点,其语言和形式上大胆进行反传统的试验和革新;思想内容上具有深刻的危机意识;艺术形式上多采用深层象征;它以整个人类文明的危机意识为基本主题,在艺术上与古典文学传统决裂,广泛采用象征、寓言、时空错位、梦幻、意识流等技巧,运用多层次、多线条、多视角的表现手法来体现主题。深入解读《荒原》,对了解现代主义文学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[意]克罗奇.美学原理.美学纲要[M].外国文学出版社,1983.
- [2] 高 鸿.艾略特诗歌复杂性和多样性根源探究[J].福建师范大学学报(哲科版),2000,(3):82-85.
- [3] [美]艾略特.荒原[A].外国现代派作品选[C].赵萝蕤译.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1980.

[责任编辑 卫 玲]

T. S. Eliot's *The Waste Land*

—An Incarnation of Modernism

SHI Xiao-mei¹, Wang Hui-ling²

¹Xi'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, Xi'an 710048, China; ²Faculty of Foreign Languages, Northwest University, Xi'an 710069, China

Abstract: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novel, unique modernistic techniques, the rich symbolic allusions and the holistic image system of T. S. Eliot's poet *The Waste Land* from three aspects: the creation of symbolic allusions, the disorderliness or frequent switch of spatial and temporal orders, and the use of stream of consciousness.

Key words: *The Waste Land*; Modernism; Symbolism; Stream of Consciousness; spatial and temporal orders